

## 第二十四回 說兵機無心得佳偶 設險伏有志建奇功

且說這秋英被鏢鉤拖翻大喫一驚，恐是遇著短路劫賊，後來聽得說送到老爺那裏去發落，想必是個守夜的巡兵，及到了船邊見艙裏走出十數個貫甲持戈的兵來，知是官船，便放心不懼。

原來這船卻是殷勇的哨船。這地名叫做孟河港，卻是崇明、太倉兩處出入海口的要道。殷勇卻祇管轄得三百六十名官兵，雖有總制令箭可調汛兵，因知袁游擊已與李更良合後會剿，無兵可調。自揣眾寡不敵因想參游兩營之兵合計三千有餘，會剿倭奴諒可必勝，倭奴一敗必從此出口，正好截殺，因此把這三百名兵分為十隊，據險埋伏在蘆葦叢莽之中。口內各銜哨子為號，準備黑夜廝殺，每一隊用鳥銃十杆、鉤鑷槍十杆、大砍刀十柄，一聲炮響，四下接應。又恐有奸細出沒，沿路另派巡兵伏於大小要道，晝夜哨探防守，自己亦不卸甲。

這夜巡兵把兩個婦女帶進艙來，殷勇看時，一個年老婦人，一個青年女子，因問道：“你們為何黑夜行走？”祇見那老婦答道：“我們是逃避倭寇的，日間不敢行走。”殷勇道：“如今倭寇四散屯紮，你們待逃往那裏去？”老婦道：“老身自有親戚相投，祇是這個女子是在路上遇著的，他已無家可奔。如今遇著老爺，便是他終身造化，祇求將他收下，保全他一條性命，老身也省得路上累贅。”殷勇看那女子雖然蓬首垢衣，卻掩不住他那容光秀麗，因想若不收留恐遭賊害，便道：“你何不同他在此，待平靜了差人送你們回家如何？”老婦人道：“我自自有安身處所，不消老爺費心，祇要將他收下，我便放心了。”因對秋英道：“你安心在此，祇不要忘記我的言語。”說畢轉身便走。秋英卻待要拉住他時，早已走出艙外，殷勇即吩咐巡兵將他送出大路。

這巡兵纔答應了出來，已不見了那老母的蹤跡。眾人喫驚道：“分明纔走出艙，怎麼就不見了？奇怪！奇怪！”因回稟了本官，殷勇便問秋英道：“這個老人家，你在何處遇著的？可曉得他居住姓氏麼？”秋英道：“曾問過他，他說娘家姓宣，夫家姓何，原是山東人，到這裏來探望親戚，說他有個女兒許在這裏金陵岑家，想必就是他親戚了。”殷勇又問：“你是從那裏逃來的？”秋英卻將崇明如何失守，合城如何被害，今早如何刺殺倭奴逃走，如何見官兵敗績躲入荷池，又如何上岸餓倒，遇著這姆姆救我，他同來的情節，細細說了一遍，殷勇聽了驚訝道：“看你不出，竟有如此膽量！但崇明到此有百十餘里，你如何走得半夜便能到此？如此看來，這老母決非凡人了。既說有這金陵岑姓，且慢慢妨查。”因道：“你且坐下說這倭中情狀如何？”秋英也不推辭，就在傍坐下，因說：“這倭奴狡猾兇殘，大約攻破城池先肆擄掠。那老者，不分男女殺戮無存。把那些少壯男人驅在一處，遇著官兵到來先驅使衝陣，倭奴卻伏在背後，有回顧者即行砍殺。官兵不分皂白，槍銃矢石齊發，殺的卻是些無辜百姓，還割了頭去冒功請賞。這些倭奴卻四分五落避開，待官兵銳氣已過，他卻四下呼嘯合圍攏來，官軍十場九敗。因此，這些倭奴藐視官軍，全無畏懼。但其性最貪，又無紀律，往往夥內分財不均便自相殘殺。老爺用兵當以智取，不可力敵。”這一席話說得殷勇滿心敬服，道：“你有如此才智，勝過男兒十倍。但此處正當要害，早晚恐有廝殺，不便留你，你且喫些飲食，到五更送你到留河署中暫住，平靜後再作計較。”當下給與了些乾糧，在後梢艙少歇。到五鼓時，即著兩個老誠伴當由水路護送回署。這秋英見殷勇是個年少英雄，心下也十分有意。這話暫且不提。

且說那李參將與袁游擊兩個不敢進逼倭寇，推說在要道把守截他歸路，其實是心寒膽怯畏懼交鋒。誰知卻被趙天王使混江鯁江七暗約城內倭奴，從半夜兩下劫營，殺得官兵大敗。次早，二將聚集敗兵，喘息未定，又被倭奴四下合圍攏來，刀飛血濺，又大敗了一陣。袁游擊捨命力敵。李更良卻身帶重傷而逃，卻被赤鳳兒同江七緊緊追來。正在危機，祇聽炮聲震天，一彪官軍從斜側裏雲飛電掣而來。原來卻是黃總制得了飛報，有效期中軍副總鎮

陳奇文率領精兵三千前來救應，正遇赤鳳兒追趕李更良到來，遂截住大殺一陣。這赤鳳兒與江七祇帶得五七百倭兵，不防這大軍到來一衝，殺得星散雲落；卻得趙天王同就地滾江五夫妻率領大隊到來接應，又混戰了一陣。江五、江七見官兵勢大，招呼趙天王奪路往廟灣而走。陳奇文聽得東南角上殺聲震天，知是袁潮被困，即分兵一半著中軍守備金尚忠追趕趙天王，自率官兵前來救應。

卻說這袁潮見李更良帶傷而逃，支持不住，也要逃脫，不料被倭寇四下圍住不能脫身。正在十分危急，幸得陳副總救兵到來，軍勢復振，內外夾攻，倭寇抵敵不住，又見趙天王大隊已走，沒了領頭其勢已孤，呼嘯一聲齊奔孟河而逃。陳副總同袁游擊率兵隨後趕來。這千餘倭寇除被官兵砍殺了三分之一，所剩七百餘人一來趕得心慌，二來沒了江五弟兄的引導，祇顧往前亂奔，恰恰往孟河港這條路上奔來，已是起更時分，卻被殷勇伏兵等個正著。這邊官兵趕到，黃昏時候，見道路叢雜，又無星月，對面看不見人影，陳副總恐黑夜難以攻擊，又恐倭寇有埋伏接應，因下令且揀平曠處紮住營寨。

這群倭見後面沒了追兵，遂放心連放奔逃。卻又見四下裏蘆葦叢雜，道路盤曲，正不知那一條是出路。正在黑摸，祇聽得蘆葦中一聲炮響，十隊伏後鳥銃齊發，從四下裏打來。倭奴無路投奔，自相踐踏。又見四下裏蘆葦一時燒著，煙火冲天。那火光中殷勇左手執一條鐵錘，右手執一口鋼刀，奮勇當先，率領這十隊伏兵，長槍大刀著地捲來，殺得倭奴四下亂竄。遍落河內並煙火中燒死者不知其數，七百餘倭寇竟不曾逃了一個。及至陳副總見火光燭天、殺聲動地，知是廝殺，急與袁游擊引兵到時，倭寇已是殺盡。殷勇即參見了陳副總、袁游擊。陳奇文便問：“你如何恰好在此等著？”殷勇即將調兵埋伏情節一一稟知。陳副總大喜道：“雖老成夙將，用兵不過如此。明日回稟制憲當得首功！”當時下令即在此間安營造飯，因與殷勇討論剿倭的要著，殷勇就將華秋英所說之言一一對答。陳奇文鼓掌大笑道：“深合機宜，真是至當不易之論。”這時袁游擊在座，臉上十分削色。

再說金守備追趕趙天王到得海口，有倭兵接應下船揚帆遁去，祇得星夜領兵回來繳命。天明時，各營兵已齊集。陳奇文計點本鎮人馬，陣亡七名、帶傷二十六名，計得倭首二百七十四級；參、游兩營兵丁陣亡四百三十八名，帶傷者甚眾，祇得倭首一百十二級；惟殷守備所領官兵不曾傷了一個，卻得倭首四百五十七級，火燒水淹者不計在其內。當下敘功造冊先行飛報制憲；仍令金守備、袁游擊率

所部人馬各回本營；惟李更良受傷深重已抬回汛地，即著該營守備領本部人馬回楊舍，嚴防倭寇復出，整治軍需，聽候調遣；又移會太倉知州安雲從，請他會同殷守備往崇明一帶地方招撫難民，酌量詳請賑濟；又再三囑託拋勇嚴防倭寇突入海口。殷勇見陳奇文辦理周詳，相待甚厚，因密將收留華秋英在署之事細底稟知。陳奇文道：“有如此奇女子？又是奇遇！正德與奇男子作偶，但不知有多大年紀了？”殷勇道：“看來也不過二十來歲。”陳奇文道：“此事我當密稟制憲，必有佳音。”當下料理完畢，帶了執事夜回轉轡。

卻說黃總制初聞失了崇明，急得三尸暴跳，因飛檄飭調參、游兩營悉兵進剿。幸他兩個先已起兵，尚可塞責。後又聞被倭寇劫營，連敗二陣，惱怒已極，因即令中軍陳副總領兵三千星往救應；尚恐不濟，正欲再調吳淞總鎮之兵，卻又接飛報，已得勝了一陣。因此中止。及到此次飛報，方知大勝，祇可恨倭首遁去，留此後患。正要親往崇明招撫，又接到中軍申報：已移會太倉知州會同殷守備前往招撫，心下甚喜中軍辦理周到，因又檄委分巡副使前往總理，查勘難民，酌量賑濟。及中軍回來繳令細問情形，方知崇明初失，參、游兩營之兵不敢進，攻卻祇在要道把守，以致倭寇在城屯聚，人民受其屠戮，又不能嚴緊提防，致被劫營連敗二陣，若非大軍救應幾至全軍不保；又知殷勇接印後調度有方，據險設伏，以本兵三百不損一人，截斬倭寇四百餘級，其功不小。即日飛檄將袁游擊擊回巡捕營聽候發落；即委殷勇署理太倉游擊印務，仍兼攝留河守備事，賜精甲一副、良馬一匹；李更良俟傷好再論，楊舍係總轄要地，檄委都使同知耿自新前往署理參將印務，又委荻江縣縣丞龍為霖往署崇明縣印。一面犒賞有功將士；一面備細奏聞，自陳失守崇明之咎。此本上去，後來發內閣會同吏、兵二部議覆：總制黃炯將功折罪，仍留原任；中軍副將陳奇文軍功加一級，候陞，參將李更良已經身故勿論；游擊袁潮降三級調用；守備殷勇蒞任伊始即建大功，實屬可嘉，可否實授太倉城守游擊，以勵戰士；崇明縣知縣湯一澄殺賊捐軀，所有贈曲恭候欽定，仍難蔭一子；該縣難民速即招撫，照例查造清冊賑濟；其餘有功戰士及陣亡者照例分別賞恤，云云。奉旨：湯一澄追贈太僕寺卿，仍蔭一子縣丞，餘依議。這京報發到各省，誰不知道？

且說殷勇初意原不過指望實授了這個守備，誰知又奉委署了太倉游擊，並得了精甲良馬，喜出望外，祇不知華秋英之事陳副總曾否稟知，此時因公務匆匆祇得放下，遂會同太倉知州安雲從，往崇明招撫難民查造清冊，足足忙了半月纔得竣事，將文冊申總理副使轉詳、賑濟不表。回到留河守署，僱覓兩個老年僕婦安頓了華秋英；將本營事務暫交把總董槐管理，授與方略，凡有軍情飛速通報；又於五里設立汛兵四名，專管飛報緊急軍務，部署畢，星夜上省叩謝制憲，此時是游擊將軍，沿途有塘馬伺候，三日夜即趕至吳會。不照常例，隨傳梆稟見，即刻傳進，此番不在二堂，卻在東書房便服傳見。殷勇進來，見總制笑容可掬，即上前參見畢，復又叩謝。黃公道：“恭喜你得了大功，我已將你保奏，不日旨意下來必有好音。”殷勇道：“這是大老爺的格外宏恩，卑職還未有涓埃之報。”黃公道：“如今海賊勾連倭寇肆擾江浙，東南一帶不能安枕。你所轄的地方，最關緊要，責任不小，須晝夜提防，不可一勝便生驕惰。”殷勇道：“卑職當凜遵鈞旨。”原來殷勇那日送秋英回署，此事傳得合營皆知。袁游擊因忌殷勇得了頭功，署了他的游擊，在省揚言殷守備掠取民間女子在署，卻不知這事已經陳副總備細稟知。當下黃公問道：“我記得填你的札付是十九歲了，你署中可有家眷？”殷勇道：“卑職還不曾婚娶，祇有嫡親叔孀並一恩父，因軍務匆匆也不曾接到。”黃公道：“你此時也正當婚娶，不可再耽擱了。”殷勇見總制說話有因，因跪稟道：“卑職有一事稟知。”黃公笑道：“你不必說，我早已知道是為那收留在署的女子，這事有忌你之人滿營傳說，前日陳中軍回我，方知原委。說他能刺倭逃脫，卻是個奇烈女子，況又孤子無倚，這是天作之合。本院與你作伐成就了這親事如何？”殷勇叩謝道：“這又是大老爺的恩典。”黃公道：“你地方緊要，即日以太倉去任事，不必回留河，我自自有道理。”殷勇當下即叩辭了出來，謝別了堂官，又往拜謝陳副總並轅門巡捕等官，星夜回太倉部署軍務。

到第二日，知州安雲從來拜道：“恭喜總爺！弟奉制府檄委代作冰人，當著拙荆親往留河伴送尊夫人到來與總爺完姻。祇候擇定吉期，方可前往。”殷勇道：“雖是大人恩典，有煩太尊已是不當至煩勞太太如何使得？”安知州道：“這是大老爺的臺旨，豈敢怠慢？”殷勇遂查看通書，擇定臘月初四日。安知州茶罷辭去。各自料理，至期一切完備。

原來留河離太倉祇一站程途。先一日，安夫人已將新人迎至公館。初四日子時拜堂，這日同城文武各官都送賀禮，各官夫人都來看新人道喜。這華夫人並無一毫兒女情態，知署中無人，合盞後即陪待各官夫人，井井有條。內外筵席，大吹大擂，兵丁們俱有犒賞。午後有總憲差官送花紅羊酒彩緞到來，並帶有陳副總的禮物，殷勇一並拜領，款待差官，直鬧熱到傍晚各官方散。差官送在公館安歇，然後各官夫人起身。當夜洞房恩受不必盡言。次日，又盛席特請制憲差官，祇邀知州相陪，起身進送了二十四兩程儀、一對錦緞，並修稟叩謝制憲、副總。次日江浦成公差家人送禮並齎劉雲所存之項到來，以備費用。殷勇一一領收，留家人在署厚待了兩日，修書二封：一封致謝成公，一封託致劉氏兄弟，厚賞家人而去，都不在言表。

原來華氏夫人自到留河署中即將老母所授九方取出觀看，卻並不是甚麼九方，上面都是行兵布陣之法，後面還有三十六路梨花槍法。細細詳看，心領神會，且自服了丸丹之後兩條玉腕似有神力，私自演習頗得其妙。已知所遇老母不是凡人，朝夕望空焚香頂禮。自成親之後凡遇出兵，即戎裝貫甲，臨陣督戰，所定計策無不奇中，且又能知書達理，一應文檄俱出其手。殷勇屢立大功全得華氏夫人之力，後來晉封一品夫人，祇是尋訪娘家夫人，祇記得有一個堂房姑娘嫁在浙江也不知音信，因此祇在內室供奉何仙姑牌位終身焚頂，又常囑殷郎訪問金陵岑姓。這都是後話不提。

當時殷游擊原要接取繼父、叔孀到來，祇因地當險要恐老人家到來反受驚恐，因此祇頻寄音書安慰，差遣不斷，又託叔父將母棺遷至北固山祖墳權厝；後來接到朱英的回信方知繼父往大庾縣去的緣故；當時又具稟叩謝操江都院程公。正是：

天涯有意酬知己，雲水無心得好逑。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篇首敘華秋英坐談兵法，真有國士之風，豈閨中兒女子可及，後敘各人戰功，條分理晰，無一漏筆，真有溪雲初起，山雨欲來之致，末幅敘殷勇完姻，脫盡俗套，另開生面，小說家無置喙處，書中奇女子不少，當以華秋英為第一。